

一窗昏晓送流年

□王国梁

陆游的诗句“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晓送流年”，是说自己在万卷书中消磨时光，窗外晨昏更替，时光潜行，流年就这样悄然逝去了。中年以后，我才真正体会到个中滋味。

在我看来，躲进书屋忘记晨昏地读万卷书并无新奇之处，反而是那一窗代表着光阴流转的风景才是最耐人品咂的。窗是通向外界的通道，也是房屋的眼睛。因为有窗，我们便可以与外界隔而未隔，界而未界。我以为，有窗在，日月更迭和四季轮回就永远能够呈现在你的眼底，不会让你忽略时光的存在，蜗居斗室，即使读书读得再忘我，也不至于看不到窗外的风景。

一窗昏晓就是时光游走的动态画面。人如果完全忽略了窗外的风景，是连昏晓变化也察觉不到的。一窗昏晓送流年，是一天结束后内心怅然的表达。日子一天天流逝，想要抓牢什么却发现总是两手空空，难免若有所失。“流年”两个字是有重量的，年轻的时候尚且不能完全懂得，中年后方觉其厚重与

深沉，是岁月的味道。

我的书房朝南，有一扇宽大的玻璃窗。有时候我会把整日时光都消磨在书房里。我与书房长相厮守，自然有相濡以沫的感情。如果说书房让我往回收，那一扇朝向南方的窗，就是让我向外放。我敞开心胸，接纳窗外的一切风景，便会觉得，世界之大其实都在这一窗之中，风景可远可近，可大可小，完全取决于我的视线。人的视野有多辽阔，风景就有多辽阔。近景可亲，我与窗外的梧桐树仅仅一臂之遥，仿佛伸出手去就可以摘下一片树叶。我就这样默默地看着窗外的树和花，日、月还有星，路、车还有人。窗外的风景没有被遮挡，我可以把视线投向更远的地方。比如，小城的地标性建筑就那么高高地矗立着，百里之外的远山就那么迷迷蒙蒙地绵延着，使得一窗风景的构图和谐而自然。

在这一扇窗子里，我能真切地看到时光流逝的痕迹。早晨拉开窗帘，晨光便穿窗而入，瞬间铺满了整个房间，明亮饱满，希望的光亮在闪闪闪烁。阳光是

有脚的，它伶俐俐地动着，房间的光线随之变化。到了黄昏时分，光线黯淡了下来，玻璃窗有了灰蒙蒙的色调，阳光即将走完一天的历程。我的书桌上有一只翠绿色的笔筒，它的色彩随着光线的变化而变化，明明暗暗，暗暗明明，时光就这样流逝了。“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晓送流年”，那种空寂和沧桑的况味让人感慨万千。

一日日，一月月，一年年。一扇窗里面演绎着晨昏变化，演绎着草木枯荣。那日读到丰子恺的散文《梧桐树》，写的是他窗前梧桐树落叶的过程：“最初绿色黑暗起来，变成墨绿；后来又由墨绿转成焦黄；北风一吹，它们大惊小怪地闹将起来，大大的黄叶便开始辞枝——起初突然地脱落一两张来，后来成群地飞下一大批来，好像谁从高楼上丢下来的东西。枝头渐渐地虚空了，露出树后面的房屋来，终于只剩下几根枝条……”我恍然惊觉，我窗前的梧桐树不也是如此吗？在季节的轮回中盛衰，在时光的更迭中荣枯——这，就是流年的滋味吧。

姓仇的乐嫂

□赵同胜

乐嫂整天乐呵呵的，好像她压根就没有愁事似的。其实，谁没个愁事呢，只不过乐嫂把愁事也能当成乐子，这样的本事还真不是常人能有的。

乐嫂并不姓乐，姓仇，这个乍一看读作“愁”的姓氏，正确的发音应该是“球”。可能是感觉叫“球嫂”有点不大好听，人们干脆依着乐嫂的个性，给她起了这么个雅号。乐嫂乐得接受，一来二去也就传开了。

乐嫂在我们那个不大的小区里绝对是娱乐的发源地，但凡有乐嫂的场合一准冷不了场，总能听到“嘎嘎”的笑声。乐嫂说自己是袖子里存棒槌——直出直入，典型的神经大条，少动点心眼，自然就乐得起来了。

闲来无事，院里的几个女人爱搓几圈没筹码的麻将，从不记牌的乐嫂总爱扮演“点炮”的角色，免不了引来一通埋怨。任你说三道四，乐嫂也不急，嘿嘿一乐，说一人点炮，三个轮流沾光，这是助人为乐。三个人一琢磨，还真是这么个理，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那次，乐嫂手气壮得不是一星半点，七小对，一条龙，清一色，连续自摸了好几把。乐嫂一高兴，就带着一帮姐们去了饭店，乐嫂乐在其中，乐得其所。她说，钱不算个事，高兴了比啥都强。

那次去郊外游玩，乐嫂一不小心腿上划了一道口子。眼瞅着血汩汩往外冒，同行的一帮姐们吓得哇哇乱叫。再看乐嫂，不慌不忙地坐在地上，一脸好奇地盯着冒血的腿，神情极为专注，像是在欣赏一件艺术品。有人问她这是在干什么？乐嫂一脸笑着说在观察血流和血色——血流很急，血色鲜亮，没有粘稠迹象，没有病变征兆，属于健康的范畴。擦拭完血迹，做了简单的处理，乐嫂的腿一瘸一拐的，可她的嘴依然不肯闲着，说这段时间自己憋得难受，早就想放放血轻轻松松了，这下正好，天遂人愿。

那一次，乐嫂和丈夫自驾游出游，紧急避让时，车身一打滑，翻到了路边的坑塘里。好在坑塘没多深，人无大碍，二人使出九牛二虎之力爬出车子。确认胳膊腿没事，乐嫂先从包里抽了几张纸，把手擦干净，然后又掏出手机，一把将丈夫拽到身边，来了一个斜上方45度的自拍。收入镜头的俨然两个可爱的“泥猴”，背景是那辆有些变形的车。乐嫂分秒没耽搁，立马就分享到了朋友圈。

乐嫂的乐观和豁达让人不得不服。

白石山上情丝长

□杨丰泽

“缅桂花开十里香，朵朵的鲜花情谊长。”在电影《神秘的旅伴》中，彝族姑娘小黎英骑着马行走在山间栈道上，唱着这甜润嘹亮的歌。暑假期间，我哼着山歌小曲，约上同学小虎、小曼开着越野车驶入涞源白石山世界地质公园，游览山光水色，沉浸在山间美景里。

山路崎岖弯又多，向往的力量鼓舞着我们，终于攀登上了悬崖绝壁上的栈道，行走在苍穹下，观看千峰竞秀的地貌。白石山大理石峰林被花岗岩基座托起，像一朵盛开的白莲花，银光闪

闪。山体洁白，挺拔坚实，又像一位忠诚的挚友。

白石山的瀑布异彩多姿，有的挂在悬崖缝中，喷涌而出，似银川缠绕半山腰；有的从山巅飞流直下，泻入深渊谷底，形成一潭潭碧水。池畔山石相依，野花摇曳生姿。忽见一对情侣，挽臂款款而来，临水照影，凝视彼此的脸，相对无言，尽显痴情情深。

小虎呆呆远眺，小曼嬉笑道：“看你那沉迷的样子。”我赶忙说：“小虎正在看景呢，景比人美！”大家哈哈大笑。

白石山上阴晴变幻，怪石嶙峋，有的

像人形，有的像金鸡独立、老虎卧石以及各种飞禽走兽，有的又像远航的风帆，野趣丛生。

白石山亦有奇幻之景。山顶上，一群人沐浴在佛光中，光环随人而行，人们欢呼雀跃。其实，佛光就是山顶的阳光折射而已。举目一望，远方的峰崖上有几处古刹、道观，像浮云里悬着的孤岛，空旷辽远，叹为奇观。

白石山上有满山坡的红桦林，挺拔的红色树干、翠绿的树叶在山风中摇曳。千层绿浪，一波高过一波，像辽阔的天幕笼罩着白莲似的白石山。

拼接的合照

□马同举

每年的中元节这一天，我忘不了的一件事就是把妈妈和爸爸的合照从抽屉中找出来，挂在墙壁上，然后在遗像前放上香炉，摆上酒菜。

烟雾缕缕中，我想起妈妈与爸爸的合照是拼接而成的。

那一年腊月初九，一大早就传来了妈妈病危的消息。听到的兄弟电话，我没来得及吃早饭，就和爱人匆匆地赶到了妈妈的床前。只见妈妈躺在床上，鼻子里插着氧气管，她用微弱的声音嘱咐我们：“我快要见你们的爸爸了，你们哥儿几个一定要团结，一定要本分工作，过好各自的日子。我的身后事别大操大办啊！”

看到妈妈临走前已让病魔折磨得瘦小干枯的身子，看着她双目凹陷无神的样子，我含着泪水，一边答着话，一边用热毛巾为妈妈轻轻擦脸。那一天中午，

妈妈离我们而去了。腊月的寒风吹得我周身发冷，我们长跪在妈妈的灵前，久久不肯起身……

妈妈走了，与爸爸的离开相隔了11年。在世时，一向节俭的老俩为省钱从来没照过合影。有次他们去照相馆时半路上摸了摸口袋，但还是舍不得花钱半路而归。妈妈去世后，我们兄弟为了还老人的心愿，商量着给二老补一个合照。一向爱动脑筋的三弟媳有了主意：“不是有他们俩的单人照吗？咱们选上合适的照片，再拼接到一起后去照相馆合成不就行了！”“这个主意好。”我爱人应声后，我们哥儿几个找来了妈妈和爸爸生前的个人照片。为了使合照拼接得不那么生硬，我们就着原照用剪刀裁下来，把两个人的照片顺着肩膀粘贴在一起，然后找到照相馆再合成放大。在照相馆老

师的技术支持下，二老的合照终于拼接成功。

第二年的中元节，我们兄弟姐妹一大家人把妈妈与爸爸的合照用镜框装上，一同走到他们的坟前，向二老致哀：“妈妈，爸爸，你们二老年轻时参加过抗日的战斗，和平时时期又辛苦劳作了一辈子。为了养活我们，到老也舍不得给自己留个合影，我们子女给你们送合照来了，你们在天堂尽享幸福吧！”

在离开墓地那一刻，我不由得想起了妈妈在昏暗的油灯下为我赶做上学的衣服时被针扎破手了手指，想起了爸爸清早起床工地上都舍不得带块玉米面饼子。一幕幕往事，让我们看到老一辈人勤劳俭朴的传统美德。如今我们也成为父母，养育着后一代，希望这种美德代代相传。